

魏秀堂 著

话说

HUA SHUO
TAIWANREN



时 事 出 版 社

话说台湾人

魏秀堂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话说台湾人/魏秀堂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7
ISBN 7-80009-403-0

I. 话… II. 魏… III. 社会心理—中国—台湾
IV. 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0597 号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 10008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昌平东旭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73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500 册 定价: 17.00 元

序

李家泉

作者魏秀堂同志是我的老朋友了。早在他担任《中国建设》(后称《今日中国》)编辑时,我们之间就常有交往;调至《台声》杂志任总编辑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更多了。我知道他一向办事认真,肯钻肯干,作风踏实,待人热忱,文笔也颇流畅。这一次,他能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赶写出这样一本题材新颖、内容丰富,又颇具文采的新著,是很不容易的,说明他有功底,也是平时能注意积累资料和刻苦努力的结果。

《话说台湾人》这本书,读后给我很多启示,并引发我诸多思考。台湾人究竟是什么样人?我从事台湾方面的研究已经二十多年了,看过很多台湾的书籍、杂志和报纸,从中了解不少台湾人和台湾事;80年代以来,由于两岸关系趋于缓和,来祖国大陆参观、访问、做生意的台湾人成千上万;我也有幸两次去过台湾,见到过各个方面的台湾人,彼此你来我往,先后直接接触过的台湾同胞和亲友至少在一千人以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本来应该是

“感性——理性”，而我对台湾人的认识则正好是“理性——感性”。如今，魏秀堂笔下的台湾人，则是把这种感性和理性融为一体了。

台湾人都是中国人。这一点作者在书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蒋经国先生曾说：“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李登辉先生也曾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两者有没有什么不同？一个是新近去台湾的中国人，一个是祖辈即去台湾的中国人，只是时间先后有不同，反正都是祖国大陆去的，都是中国人，根都在祖国大陆。书中说到，台湾人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勤劳、勇敢、敬业、精明，等等，其实也都是中国人的共同特点，只不过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环境，使在台湾的中国人这些方面的表现更显得突出和更具有特色罢了。

两岸中国人同祖同宗、同文同种，是血脉相连的。历史上，他们共同开发台湾，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汗水流在一起；他们同甘苦，共命运，祸福相连，历尽艰辛，泪水流在一起；他们共御外侮，抗击强权，前仆后继，英勇不屈，血水流在一起。台湾的历史是台湾的中国人创造的，也是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创造的，是他们共同以汗水、泪水、血水凝结而成的。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什么是台湾人民的“悲情”？我个人的看法，正确的理解应该包含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一）台湾地处中国边陲，长期得不到祖国的有力保护，使我台湾同胞受尽外人欺凌压迫之苦。尤其是腐败无

能的清政府，竟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台湾同胞当了整整 50 年的亡国奴。

(二) 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政府，在日本投降后不但未对我台湾同胞疗伤止痛，反而在伤口又撒了一把咸盐。接收大员成了“劫收大员”，其贪婪和残酷剥削与日本殖民者几无二致。在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中，惨遭屠杀者成千上万。

(三) 由于外国侵略势力介入，干涉中国内政，加上中国大陆内部以及两岸关系上一些复杂因素的影响，使台湾问题长期拖而不能解决，岛内人民在前途和命运问题上一直有一种“不确定感”，彷徨而不知所从。

(四) 台湾当局对岛内人民长期实行反共教育，造成他们的“恐共、惧共”情绪，在两岸中国人中制造对立。新执政当局至今亦无视祖国大陆的巨大变化，而推行一套完全脱离大陆现实的大陆政策，使两岸人民无法实现正常往来，统一更是遥遥无期。

我个人认为，由于长期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台湾同胞有“台湾情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历史，台湾地处中国东南边缘，人民受苦受害最深最烈，加上上面说到的一些原因，岛内人民在祖国统一问题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考虑和顾忌，是完全正常的，不足奇怪的。大约是 1987 年，我对台湾被割让与回归之后的一段历史，曾在《瞭望》周刊海外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作过这样一种比喻：有一个中国式家庭，在其家势衰颓时，一个亲生骨肉被外人抢走

了；后来形势有变，这个孩子又回来了。然而这个时候的家长，又感觉这个孩子自小不在身边，感情上有所疏远，未能一视同仁，于是这个孩子又重生“出走”的念头。这回是自己想走，与当年被抢不同。怎么办？家长和家庭其他成员都应该反思。当然，对于外人的趁机鼓动和挑唆是应该反对和制止的，但对于自己人就不能靠这些。对于自己的同胞，首先应是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其次应是爱护性地加以劝阻，还应采取一些让其放心的政策和措施。这篇文章发表后曾经在海内外的一些台湾同胞中引起强烈共鸣。美国的一位台胞还曾发出专电，邀我去美国参加他们的一个会议，可惜没有去成。

应该看到，台湾同胞之对于祖国是又爱又怨的。这种爱与怨犹如子女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毕竟是骨肉之亲啊，即使在自己惨遭不幸的时候，他们何曾忘记过自己的养身父母啊。父母毕竟曾有负于他们，他们有怨言是很自然的。

再就中国大陆同胞来说，确也有自己的“台湾情结”。当年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之日，他们像台湾同胞一样，无不痛心疾首，眼泪暗流。在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的50年，他们何曾一日忘记过这种国耻。他们对于台湾同胞之被迫当牛做马，不仅感同身受，而且千方百计地给予支援。八年抗日战争，我大陆同胞为了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被占国土，浴血奋战，艰苦备尝，先后伤亡3500万人，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抗日战争的胜利，台湾的回归祖国，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以鲜血和生命换取来的，真是“一

寸山河一寸血”啊。祖国大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是从入侵台湾开始的。台湾乃祖国东南之大门，台湾土地乃中国之土地，台湾人民乃中国之人民，如今强大了的祖国和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一定要保卫台湾，保卫自己的台湾同胞，绝不允许重蹈历史覆辙，绝不允许祖国的台湾和台湾人民重新落入外国势力的掌控之中。这就是我大陆同胞的“台湾情结”。

我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充满兄弟同胞之爱，对于台湾长期孤悬海外所可能带给台湾同胞的新的不幸和悲哀至表关注和不安，他们同时对于外国侵略势力和岛内分离主义分子对于我国领土台湾所可能采取的任何新的步骤和做法都会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作者在书中谈到，台湾的历史和整个中国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台湾人的悲情”和“所有中国人的悲情”也是分不开的，而造成这个悲情的根子前面已经谈到了。问题是：如何永远告别这个“悲情”？答案其实是很简单的，那就是中国的统一，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团结和合作，共赴振兴中华之大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切不可再上外人“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当了。切不可从一个“悲情”走向另一个“悲情”，而应从已经取得的“辉煌”奔向新的更大的“辉煌”。如此则中华民族幸甚，两岸人民幸甚，台湾同胞幸甚！

1997年元月18日

目 录

你从哪里来？

考古告诉我们	(5)
孙权与台湾	(7)
台湾的先住民	(8)
汉族大量移入澎湖、台湾	(9)
开启台湾汉人的历史	(10)
军事移民和民间移民	(12)
大陆移民和台湾的开发	(14)
客家渡海,垦辟台湾	(15)
大陆移民和土著居民	(18)
台南思古	(19)

台湾人,走向何方？

也说走过从前	(24)
祖籍地情结	(26)
“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	(31)

“游牧民心态”?	(34)
“台湾现代化之父”	(39)
企业家族的发端	(40)
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	(42)
艰难岁月话当年	(46)
中国人乎?“皇民”乎?	(48)
台湾的先行者	(51)
台湾同胞的真正心声	(54)
历史的见证人	(55)
回归的日子	(59)

高山族的脚印

特殊的族群,特殊的社会	(68)
走出封闭	(70)
接受教育	(71)
山地青少年:告别往昔	(72)
文化变迁与认同	(75)
饮食习惯	(76)
服装流变	(78)
婚姻文化	(80)
丧葬仪式	(82)
“猎首”和“文身”	(83)

宗教形态	(85)
神话世界	(89)
歌舞风情	(91)
传统今安在?	(94)

不变的台湾人

代代相传	(96)
习俗相沿	(101)
美不美,家乡水	(108)
一样的情怀	(110)
海峡情思	(112)
心系大陆	(117)
“台北再见”	(122)
老乡见老乡	(126)

传统的台湾人

民俗祭祀,五花八门	(132)
孔庙和祭孔大典	(135)
宗教活动,风靡全岛	(137)
证严的力量	(141)
信仰的迷惘	(143)
迷信活动,无所不在	(146)
追求功利的趋势	(147)

悲情的台湾人

- | | |
|-----------|-------|
| 悲壮李福恩 | (153) |
| “开台圣王”的悲剧 | (155) |
| “台北人”的悲情 | (159) |
| 老兵的悲苦 | (161) |
| 金钱和土地的悲歌 | (164) |
| 歌仔戏的悲哭 | (169) |
| “台湾文学的良心” | (173) |
| “二·二八”的伤痛 | (176) |

精明的台湾人

- | | |
|---------|-------|
| 祖传的生意经 | (182) |
| 视政治如投资 | (184) |
| 日本人的影子 | (188) |
| 台商潮中大智慧 | (190) |
| 精明与创业 | (193) |
| 精明与管理 | (195) |
| 精明与两岸经贸 | (199) |

勤劳的台湾人

- | | |
|-----------|-------|
| 江枝田：从山中走来 | (201) |
| 勤劳使他从无到有 | (204) |
| 彰化有这样一家人 | (208) |
| 一批执著山林的人 | (209) |

勤劳,发家的起始	(212)
新一代“赚钱高手”	(219)
双手绘出锦绣田园	(222)
“爱拼才会赢”	(225)
啊,义工一族	(227)

敬业的台湾人

三峡船上的“发稿大战”	(233)
《联合报》记者抢先一步	(235)
紧追不舍的采访	(236)
两大报系所见	(243)
王力行其人	(246)

会玩的台湾人

因人而异,各不相同	(252)
电影观众怎么了?	(255)
旅游去	(257)
在家做什么?	(258)

苦恼的台湾人

前途未卜	(264)
贫富悬殊	(268)
地价狂涨	(276)

治安恶化	(278)
“黄祸”猖獗	(291)
少年犯罪	(295)

台湾的“新新人类”

令人目瞪口呆的举动	(303)
完全自我的世界观	(305)
严重的代沟	(306)
校园暴力	(308)
不能不深思	(310)
高学历,就业难	(312)
眼高手低?	(314)
劳资论点的差异	(317)
择业新观念	(319)
年年有“十杰”	(320)

后 记

主要参考书目

你从哪里来？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国有 55 个少数民族，高山族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严格说来，高山族这个称呼又不太科学。所以现在人们通常称他们为山地民族，近几年台湾又把这一由多个族群组成的民族叫作“原住民”。

在祖国的首都北京，我曾见过台湾的高山族人，而且还和他们当中有的人成了朋友。比如台盟中央的田富达同志，他本来是台湾土生土长的高山族同胞，年轻时来到大陆，几十年来，一直是全国人大代表，一直在台盟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可以说是台湾高山族同胞的一位代表人物。我开始认识他是在 1979 年。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曾中断过活动，1979 年是重新恢复活动的一年。田富达同志当时是台盟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中等个子，大眼睛，尖下巴，每天总是笑嘻嘻的，让人没法不同他亲近。后来知道他是高山族。高山族和咱们汉族有什么区别呢？从老田身上似乎很难看得出来。现在他年纪大了，不再担任台盟的主要领导工作，但仍然是全国人大代表，在不少重要场合还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说来也巧得很，我在北京认识的第二位台湾省籍的高山族同胞也姓田，叫田中山，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师。我曾专门到该校的宿舍去采访过他。他也是台盟的盟员，而且是北京市台盟的一个领导成员。与田富达不同的是，田老师个子高，身材很魁梧，尤其那副宽而平的肩膀让人印象深刻。两人的共同特点是，眼窝较深，眉骨较低。

1980年秋天，我第一次到福建采访，从福州南下，到了莆田。当地从事对台工作的朋友对我说，到了莆田不能不见一下在那里的台湾高山族同胞吴愿金。于是有一天晚上，老吴来到了我住的招待所。当时，吴愿金同志是莆田地区的一位体育官员，这大概是因为他曾是一名出色的运动员——他的短跑和长跑成绩都不错，找了个对象也是运动员。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说话比较随便，思维也很敏捷，动作更是麻利，好像不能有一会儿安静。更为突出的是，他也和前面提到的两位田姓高山族同胞一样，也有大大的眼睛和深深的眼窝，而且眉骨也比较低。还有一个相同点是，他也因为是高山族而受到祖国的格外照顾和关心。不久之后，他就从莆田调到了省城，全国台联成立以后，他又成了一位兼职的副会长。

后来在北京又认识了张澄生，他从家乡来到大陆以后，曾在部队干过多年，转业后在新疆工作，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后来到北京，当过会里的秘书长。那是1985年的春天，风和日丽，鲜花盛开，散居在祖国大陆27个省市自治区的台湾高山族同胞，共200多名，应全国台联邀请，来到了首都北京。张秘书长告诉我，这是他们这些人到大陆以后三四十年来第一次大聚会。他特别对我说，高山族同胞是台湾最早的居民，又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向以勤劳、勇敢、能歌善舞而著称。在与他们相聚的那几天里，我真的感受到了高山族同胞的这些特点，尤

其是唱歌跳舞，几乎个个都是能手。但是如果单从外表上，我却看不出他们和汉族有多大不同。前面说的那三位都有的大眼睛，深眼窝，低眉骨，在他们许多人的脸上又看不到。这倒使我增加了几分好奇：台湾岛上的高山族同胞，到底又是什么样子呢？

就 1985 年那个时候而言，我还不敢想有朝一日能有机会亲自到台湾去看一看岛上的高山族同胞。但是后来，在我“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影响下，两岸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1987 年，台湾当局不得不顺应民意，开放了民众赴大陆探亲。接着，两岸之间的各种往来和交流如汹涌潮水，以不可阻挡之势，一发而不可收。就在这股潮流中，我于 1992 年作为首批大陆记者到了台湾。可是采访的时间太短了，只有一个星期，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竟然没有机会见到岛上的高山族同胞——或许我见过，但是，如果从外表上不能识别，而又没有人特别告诉我，我又怎么能知道呢？好在还有第二次。这次是在 1995 年，宝岛二度又重来。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赴台，规模小，人数少，只有我和我的同事共计 5 个人。我们还是从台北出发，驱车南下，经日月潭、阿里山，经台南、高雄，一直到了台湾最南端的垦丁公园游览区。需要说明的是，名为公园，这垦丁实在是一块很大的地方，包括了台岛最南部恒春半岛南湾北岸的大片土地。就它的海滨南湾来说，可谓全岛最美丽的地方。美丽到什么程度呢？简而言之，我们一到了那地方就不舍得离开了。时值 9 月下旬，虽说是在亚热带的台湾南部，但下海游泳者已不得见。然而，那沙滩实在太平太细太软，又是一片金灿灿，海水湛蓝清澈，让你不得不游兴大发。于是我们临时买了泳裤，一下子扑进了祖国的宝岛的海水里畅游了起来。

就是在这时候，我们团中的游欣蓓小姐接来了她的几个朋友，经介绍方知，是她在大陆先已认识的高山族同胞。原来，他们曾